



龚煌城 著

#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龚煌城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 8

ISBN 7-105-07198-2

I. 西... II. 龚... III. ①西夏语—文集②西夏语—文字学—文集 IV. H21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3142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金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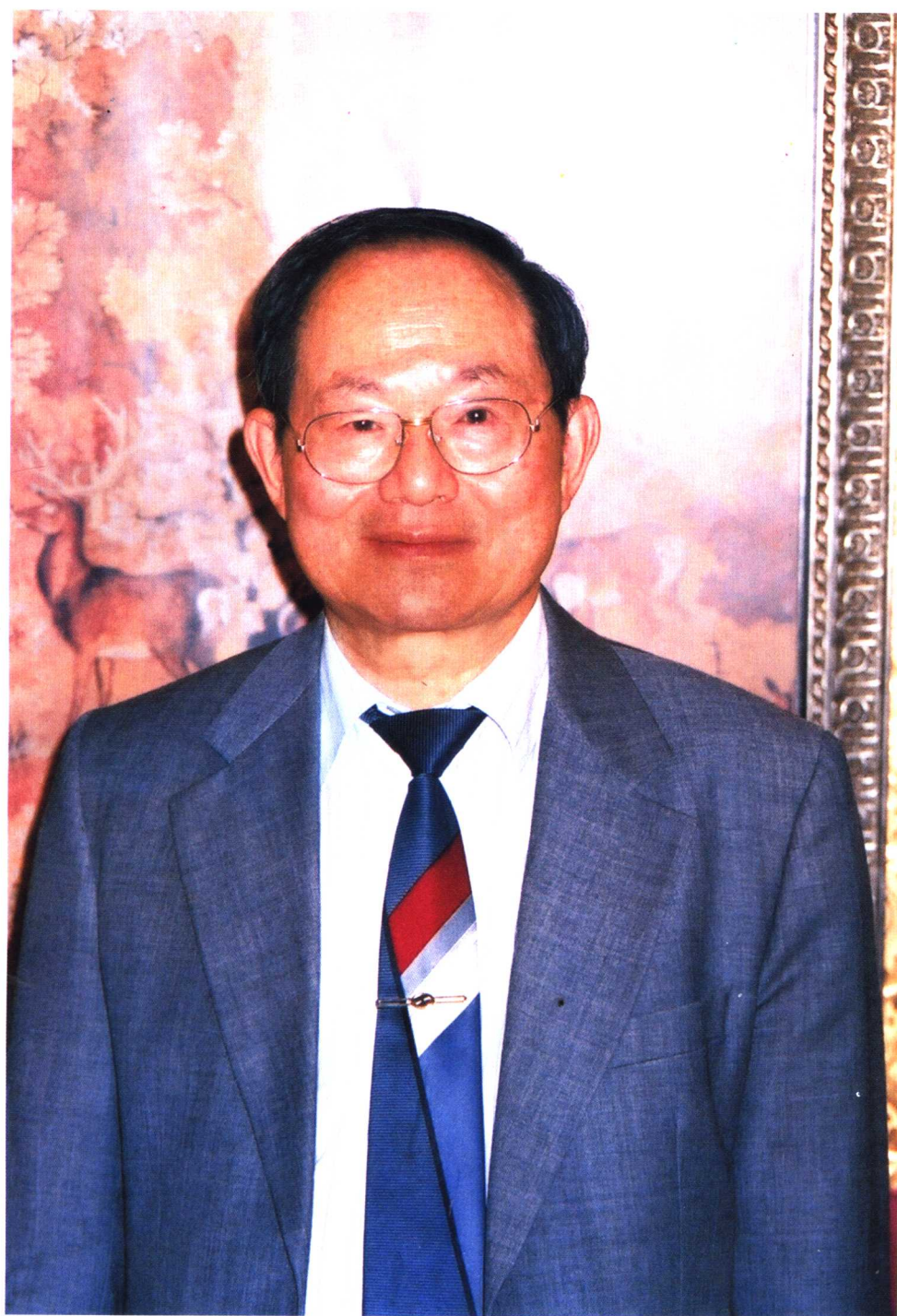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16 印张: 40.125 字数: 800 千字

印数: 0001 - 1500 册 定价: 220.00 元

---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龚煌城教授



左图：  
龚煌城教授及其夫人  
蔡盏老师

下图：  
左起第一人龚煌城教  
授，第二人克平教授，第  
三人李范文教授，第四  
人韩小忙教授



## 序

龚煌城教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西夏学研究专家。他在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数十年，不因袭归说，不雷同他人，常发人之未发，言人所不曾言，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贡献很大。

龚先生不仅拟测了西夏语音系，而且对西夏语音韵转换规律、音韵转换的起源、构词法、紧元音的起源、西夏语动词的人称呼应与音韵转换、西夏文字的结构、西夏文字的衍生、音符与意符的衍生过程、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类林》一书的汉夏对音研究，以及汉语宋代西北方音，均有深入细致的研究，皆有创新，解决了西夏语音、语法一系列的疑难问题。

我在西夏词书《同音》的研究中，充分借鉴了龚先生的研究成果，我对龚先生在西夏学方面的杰出贡献，深深钦佩，当即决心要把龚先生的论文搜集成册，计划出版。1992年，龚先生第一次访问大陆，我即向龚先生提出：我计划出版他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文集。龚先生婉言辞谢了，他的理由是：他比我小。我虽痴长他几岁，但我对西夏的研究，起步较晚，在他面前，他是先生，我是学生。

2000年10月，他主持的一个国际项目，我和韩小忙教授应邀参加他的课题，赴台访问，我再次向他提出，出版他的论文集，由韩小忙来承担，在大陆出版，他同意了。2002年8月，收到他寄赠的《西夏语文研究论文集》，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但我仍坚持在大陆出版他的论著集，并将其中五篇英文论文译为汉文，使大陆更多的读者了解龚先生对西夏语言文字做出的杰出贡献，计划2004年在大陆出版。最初英译汉的工作是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研究员林英津博士承担，后来她作为访问学者赴日讲学，后续的翻译工作便由龚先生自己承担。校对、输入电脑，则由高雅琪小姐负责。不久，高女士产假，此项任务又落在张珮琪小姐及郭君瑜小姐肩上。

2001年5月，我受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该院打算建立西夏学研究基地，

不仅聘请西夏学专家,而且为他们出版专著。由于我的介绍,院长谢玉杰教授于2002年11月15日,给龚先生去函:“为了加强两岸学术交流,使大陆读者读到先生的论著,我院拟在大陆出版先生论文集,并希望将英文译成汉文。希望先生为我院提供软片,以便加快出版时间。如有难处,仍请韩小忙先生承担排版工作,我们拟出版壹千(1000)部,精装,16开本。由于出版经费昂贵,稿费从免。如龚先生同意,请授权我们。我院拟聘请龚先生为名誉教授,不知尊意如何,恭候佳音。”同年11月底,即得到龚先生的授权,同意出版,稿酬从免。

今年元月,我收到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何大安主任来函:“2004年12月,龚先生七秩寿庆”,“思以出版论文集的方式祝嘏”。大陆西夏学学者为祝贺龚先生70大寿,由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和宁夏社会科学院两家组织召开了一次小型学术座谈会。并决定龚教授在大陆讲学期间,待论文集出版以后,我们在西夏故都塞上江南为他祝嘏。

龚先生一定要我为他的论文集写序,我愧不敢当,立即于2004年8月22日,函请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教授赐序。8月27日,江来函云:“我于西夏语文完全是门外人,怎可由外行人给大专家写序呢?这样做是对龚煌城先生的不敬。您是大陆西夏语文学研究的专家,由您写序才是恰当的,请勿辞。”我又请厚爱西夏学的谢院长赐序,谢院长亦以同样理由辞谢。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勉为其难了。但我诚恳地告诉读者,龚先生的学问很大,我还得继续研究学习,给他的文集写序,实在是有所损龚先生光辉篇章。但我作为他的读者,作为他的崇拜者,作为他的挚友,我愿承担这一使命。我只是“实话实说”,如有不妥,请方家、读者批评指正。我衷心祝贺龚先生以及为他付出巨大牺牲而无怨无悔的蔡益老师健康长寿、全家幸福!

此书出版之际,对热心支持西夏学研究的谢玉杰院长、张尔晶处长、吴建伟所长、何兆吉教授以及民族出版社禹宾熙社长、甘玉贵副总编、李有明主任、黄显辟主任、虞农副主任、美编室李华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范文

2004年9月26日

于银川卧薪斋

## 目 录

|        |          |   |
|--------|----------|---|
| 序..... | 李范文..... | 1 |
|--------|----------|---|

## 第一部分 关于西夏音韵之研究

|                             |     |
|-----------------------------|-----|
| 一、 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        | 1   |
| 二、 西夏韵书《同音》第九类声母的拟测.....    | 13  |
| 三、 西夏语的音韵转换.....            | 31  |
| 四、 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语音构拟.....       | 73  |
| 五、 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        | 107 |
| 六、 西夏语韵分三等、元音分长短的假设.....    | 135 |
| 七、 西夏语若干韵母转换的起源——重迭复合词..... | 145 |
| 八、 西夏语的紧元音及其起源.....         | 167 |
| 九、 西夏语动词的人称呼应与音韵转换.....     | 191 |
| 十、 藏缅语中的格助词.....            | 235 |
| 十一、 西夏语概况.....              | 243 |

## 第二部分 关于西夏文字的研究

|                          |     |
|--------------------------|-----|
| 十二、 西夏文字的结构.....         | 267 |
| 十三、 西夏文字中的汉字汉语成分.....    | 289 |
| 十四、 西夏文字衍生过程的重建.....     | 305 |
| 十五、 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 | 321 |

### 第三部分 关于夏汉对译及借词的研究

|                          |     |
|--------------------------|-----|
| 十六、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        | 357 |
| 十七、《类林》西夏文译本汉夏对音字研究..... | 447 |

### 第四部分 关于汉语西北方音之研究

|                              |     |
|------------------------------|-----|
| 十八、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声母部分）.....   | 481 |
| 十九、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韵尾问题）.....   | 521 |
| 二十、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韵母系统的构拟.....  | 569 |
| 引用文献.....                    | 617 |
| 附录：龚煌城先生论著目录.....            | 625 |
| 编后记：龚煌城教授谈西夏语研究.....孙天心..... | 629 |

# 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

## 摘 要

西田龙雄与索孚洛诺夫 (Sofronov) 所拟测的西夏语音韵系统里都有鼻冠浊塞音与鼻冠浊塞擦音, 而无普通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本文检讨他们拟测鼻冠音的各种论据, 认为都不足以证明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是鼻冠的。相反的, 藏夏对音及梵夏对音都显示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都不鼻冠。此外, 本文根据西夏语里的汉语借词及《掌中珠》里的汉夏对音, 证明西夏语有  $\gamma$ -音, 认为索孚洛诺夫归纳反切上字所得喉音类反切第一连锁即代表  $\gamma$ -音。按索孚洛诺夫对这一连锁原来拟的是喉塞音。本文对此提出了修正的意见。

关键词: 声母 拟测 浊塞音 浊塞擦音

西田龙雄与索孚洛诺夫所拟测的西夏语音韵系统里都有鼻冠浊塞音与鼻冠浊塞擦音, 而无普通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以下将两者共同的声母列举如下,<sup>1</sup> 至于与本文的讨论无关的部分则不列在下表中。

|    |     |     |   |
|----|-----|-----|---|
| p  | ph  | mb  | m |
| t  | th  | nd  | n |
| k  | kh  | ŋg  | ŋ |
| ts | tsh | ndz | s |
| tś | tśh | ndž | ś |

鼻冠音的构拟系基于以下的论证:

\* 本文曾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九~二十一日巴黎的第十二届国际汉藏语言学研讨会中宣读。感谢李壬癸教授对本文的批评与指教。

<sup>1</sup> 西田龙雄与索孚洛诺夫所拟测的声母, 请参阅西田龙雄 (1964:149) 与索孚洛诺夫 (1968:1,138)。索孚洛诺夫所构拟的十二世纪末的西夏语只有  $\eta$ -, 而没有  $\eta g$ -, 可是在十二世纪末以前的较早时期, 索氏认为  $\eta$ -与  $\eta g$ -都有。关于这一点请参阅索孚洛诺夫 (1968:1,103) 以及索孚洛诺夫与克恰诺夫 (1963:57ff)。就我所知, 这些学者都没有提到王静如 (1930:184) 的拟音。按: 该文将  $mb$ -,  $nd$ -,  $\eta g$ -,  $ndz$ -系列的音构拟为  $b$ -,  $d$ -,  $g$ -,  $dz$ -。

1. 西夏韵图《五声切韵》𐵄𐵇𐵇𐵇的第三栏对应于中古汉语並 (b-), 定 (d-), 群 (g-), 從 (dz-) 和牀 (dʒ-) 等声母的地方, 不是留着空白 (事实上是标示圆圈), 就是填写着送气清音声母的西夏字。这一点被解释为表示西夏语中没有浊塞音以及浊擦音。
2. 《五声切韵》第四栏对应于中古汉语声母明 (m-), 泥 (n-), 疑 (ŋ-) 的西夏字, 不加细察就径认为是鼻冠音声母的字。这些西夏字经常与鼻音声母的汉字互相对译, 因为在对音所依据的汉语方言中原来的 (即中古音的) m-, n-, ŋ- 已经变成鼻冠浊塞音 mb-, nd-, ŋg-, 所以便据而构拟了西夏语的鼻冠音声母。然而, 藏语对音资料却显示这些西夏字的对音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鼻音和浊塞音, 而两者的不同被解释为鼻音与鼻冠音的对比。
3. 声母 ndz- 和 ndʒ- 的构拟, 则是基于汉语有些以“尼则, 尼卒, 尼长, 尼迫”等对音的资料。这种双音节的对音, 被解释为西夏语有复声母之证。

为了逐一检视上述的论证, 以下我引用聂斯克 (1960:136) 的西夏韵图, 加上索孚洛诺夫 (1968:II,276-403) 的拟音, 以方便阅读。

| V                      | IV     | III    | II                 | I       |
|------------------------|--------|--------|--------------------|---------|
| 韵                      | 𐵄 ngje | 𐵇 khin | 𐵇 kjo <sup>2</sup> | 𐵇 kjo a |
| R.1 𐵄 mbu              | 𐵄 ngu  | 𐵇 khu  | 𐵇 khu              | 𐵇 ku b  |
| R.3 𐵄 su               | 𐵄 ngju | 𐵇 khju | ○                  | 𐵇 kju c |
| R.9 𐵄 kê <sup>3</sup>  | 𐵄 ngê  | 𐵇 khê  | ○                  | 𐵇 kê d  |
| R.11 𐵄 tshi            | 𐵄 ngwi | 𐵇 khwi | ○                  | 𐵇 kwi e |
| R.20 𐵄 sa <sup>4</sup> | 𐵄 nga  | ○      | 𐵇 kha              | 𐵇 ka f  |

Ia、IIa、IIIa、Iva 代表西夏语的三十六个声母, 相当于汉语声母「见」(k-)、「溪」(kh-)、「群」(g-)、「疑」(ŋ-)。从传统汉语音韵学的观点来看, 我们可以预期这些西夏声母分别为 k-, kh-, g- 以及 ŋ-。但是如果我们检查《掌中珠》的夏汉

<sup>2</sup> 请参阅索孚洛诺夫 (1968:II,403), 例 5780 𐵇 kjo 2.44 V-104。此字拟音为 kjo 的原因不明, 索孚洛诺夫 (1968:II,188) 将其列于不知何韵的字下。这个字并未收在《文海》的上声部分, 没有反切拼音, 也没有域外对音。意味着无法知道其发音。不过它既然对应于汉语三十六字母之一的「溪\*kh-」, 西田龙雄 (1964:25) 假设𐵇的声母应该是 kh-。

<sup>3</sup> 这个地方聂斯克 (1960:I,136) 原来写作 R.29 𐵄。然而, 这一定是个错误, 因为𐵄这个字属于 R.39 而非 R.29, 并且这里所提的其它三个字 (𐵄 kê、𐵇 khê、𐵄 ngê) 皆属于第九韵。故西田龙雄 (1964:23) 修正为 R.9 𐵄。

<sup>4</sup> 聂斯克写作 R.20 𐵄, 桥本万太郎 (1961:14) 修正为 R.20 𐵄。

对音，而且将表中的西夏字换成汉字对音字，将会发现并不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下表，我将汉语中古音的声母写于括号中）。

| V      | IV      | III      | II        | I               |
|--------|---------|----------|-----------|-----------------|
| 韵      | 须       | 逋        | 赧         | 赧 a             |
| R.1 𐵄  |         | (kh-) 袴苦 | (kh-) 枯库孔 | (k-) 姑故股谷鼓孤羈𐵄 b |
| R.3 𐵄  | (ŋ-) 玉  | (g-) 局   |           | (k-) 锯脚脚𐵄 c     |
| R.9 𐵄  | (ŋ-) 额𐵄 | (kh-) 客  |           | d               |
| R.11 𐵄 | (ŋ-) 危  | (g-) 葵𐵄  |           | (k-) 季癸龟桂贵归鬼 e  |
| R.20 𐵄 |         |          | (g-) 竭    | f               |

第一和第四栏的声母很清楚，是 k-和ŋ-，但是第二和第三栏有 kh-也有 g-。此外，我们注意到第二和三栏的字，除了 b 列的𐵄和𐵄是对比关系之外，其余都呈现互补分布。b 列的𐵄和𐵄的差异是西夏音韵学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目前我们只需指出他们的差异并不是声母即可。西夏字典《文海》𐵄稿中，前者的反切上字为𐵄，而后者为𐵄；这两个反切上字在《同音》的第一版，（除了声调可能有别以外）<sup>5</sup> 为同音字。也就是说 II b 的𐵄和 III b 的𐵄有相同的声母。聂斯克 (Nevsky 1960: I, 137) 也提到在韵图的某一个版本，西夏字第三栏的𐵄、𐵄、𐵄都放在第二栏相当的位置，而第三栏的位置则被圆圈所取代。我以为，这显示了第二和三栏的字是任意安排的，事实上二、三栏的声母是没有区别的。

《掌中珠》的汉语夏对音研究，显示在对音所依据的汉语方言中，中古汉语的浊声母不分声调，已经转变为清音的送气辅音。<sup>6</sup> 这一点对于了解西夏韵图，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西夏韵图是仿照汉语的韵图而制成，西夏人一定是依照他们所了解的汉语方言去解释韵图。汉语的见 (k-)、溪 (kh-)、群 (g-) 三个字母，在西夏人看来并不是 k-, kh-, g-，而是 k-, kh-, kh-；所以他们茫然不知要把 kh- 声母字放在哪里。韵图上出现分歧係由此而来。因为当时汉语方言 g- 已经转变为 kh-，因此中古读群母 (g-) 的汉字，也用来与西夏语的声母 kh- 对音。汉语中古音的 g- 和 kh- 会同时出现在韵图的第二栏和第三栏其故在此。所以用汉语中古音来解释西夏韵图是不恰当的。

与浊塞音转变为送气清塞音关连的另一项音韵变化，是汉语方言的鼻音声母转变为鼻冠浊塞音的现象。我们只须比较同一个西夏字的汉语对音和藏语对音，

<sup>5</sup> 请参阅索孚洛诺夫 (1968: II, 166)。

<sup>6</sup> 请参阅龚 (1981b) 中相关的讨论。

即可获得这个结论。因为中古汉语的鼻音声母所对译的西夏字，既对译为藏语的鼻音也对译藏语的浊塞音，显示了汉语浊塞音实际上是两类的，即浊塞音与鼻音。因此汉语的韵图在西夏人眼中就呈现如下面貌：

| 牙音   |    |    |   | 舌音   |    |    |   | 唇音   |    |    |   |
|------|----|----|---|------|----|----|---|------|----|----|---|
| 疑    | 群  | 溪  | 见 | 泥    | 定  | 透  | 端 | 明    | 並  | 滂  | 幫 |
| ŋ/ŋg | kh | kh | k | n/nd | th | th | t | m/mb | ph | ph | p |

基于汉语模式所设计的西夏语三十六字母𐵄𐵆，有以下对应字。（按：西夏字只取 mb-, nd, ŋg 为对音。——作者补注）

| 牙音  |     |      |     | 舌音  |     |     |    | 唇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gɛ | khm | khio | kio | ndɛ | thm | tho | to | mbâi | phêi | phô | pô |
| 12  | 11  | 10   | 9   | 8   | 7   | 6   | 5  | 4    | 3    | 2   | 1  |

索孚洛诺夫将 4 和 8 的西夏字构拟为鼻化浊塞音，12 的西夏字则构拟为单纯鼻音 (Sofronov 1968:I,103)。然而，可与汉语鼻化浊塞音对应，并不一定意味着西夏语的浊塞音也是鼻化的。由于西夏语单纯的浊声母缺乏适当的位置，那些非鼻化的浊塞音，可能会放在对应汉语鼻化浊塞音的位置。至于 12 的西夏字，相当于西夏语音韵表的 IVa，我们认为它是浊声母 g-。事实上，所有第四栏的字都有声母 g-。他们的反切上字为：

|        |   |   |   |   |
|--------|---|---|---|---|
| 第 IV 栏 | a | 𐵄 | → | 𐵆 |
|        | b | 𐵇 | → | 𐵈 |
|        | c | 𐵉 | → | 𐵊 |
|        | d | 𐵋 | → | 𐵌 |
|        | e | 𐵍 | → | 𐵎 |
|        | f | 𐵏 | → | 𐵐 |

这些反切上字当中，(a) 𐵆和 (d) 𐵌属于索孚洛诺夫牙音类的反切连锁第十五，其它属于第十六 (Sofronov 1968:II,80)。这两个连锁的藏语对音为 g(dg-, bg-, 'g-) (Sofronov 1968:I,102)。

韵图中的排列不能证明西夏语中有鼻化浊塞音，而汉语对音也一样不能。早在

八世纪时,汉语就已经使用它的 mb-, nd-, ŋg- 表示梵文的 -b-, -d-, -g- (以下的例子引述自马伯乐 1920:30f.)。

| 汉语 | 八世纪 | 对音的音值 | 例句                  |
|----|-----|-------|---------------------|
| 誡  | ŋg- | ga    | 婆誡嚩帝 bhagavate      |
| 儼  | ŋg- | gi    | 娑跢儼哩 satagiri       |
| 虞  | ŋg- | gu    | 虞卢 guru             |
| 娜  | nd- | da    | 訖娜野 hr̥daya         |
| 努  | nd- | du    | 吠努哩 vedūri          |
| 怒  | nd- | do    | 么怒得迦(二合)咤 madotkatā |
| 末  | mb- | ba    | 末隣 baliṃ            |
| 没  | mb- | bud   | 没弟囊 buddhena        |
| 冒  | mb- | bo    | 冒駄野 bodhaya         |

这些例子显示,以汉语的明(mb-)、泥(nd-)、疑(ŋg-)母字对音,不一定意味着与汉语有相同的发音。汉语不存在普通浊塞音时,鼻化浊塞音可能取代他们的地位;汉语和西夏语的对音亦然。

藏语的西夏对音字也无法支持鼻化浊塞音的构拟。因为并非总是以藏语的'b, 'd, 'g(通常认为是代表鼻化浊塞音)来对译西夏语第四栏这一组音。在许多例子中我们发现 b-, db-, dbh-和'b 并列, dh- 和'd 并列, 而 g-, dg-, bg-和'g-并列。索孚洛诺夫和克恰诺夫(1963:53,56,58),注意到这些对音不能解释为鼻化浊塞音,所以就提出另一种说法,说可能有某种音韵环境使得 mb-, nd-, ŋg-变成 b-, d-, g-。按我的理解,所有这些对音资料都指向西夏语为普通的浊塞音。

西田龙雄(1964:76,91)观察到居庸关石刻中,他所构拟的西夏声母\*mb-和\*nd-对应梵文的 bh-, d-或是 dh-;可是他却解释为后期西夏语的 mb-已转变为 b-。在我看来,这个应该是西夏语原来就是普通浊塞音的证据。

汉语对音资料「尼卒」、「尼追」等形式所构拟的 ndz-和 ndž-,乍看之下似乎是最可靠而且毫无疑问的。因为声母属于这一类的字不见于《文海》,而放在《文海杂类》中,更强化了鼻化浊塞音的假设;认为我们所处理的是不同于《文海》的声母,自然便联想到复辅音的构拟。索孚洛诺夫和克恰诺夫(1963:7ff)区分两种汉语文献的双音节对音:二合和反切,并且将上述的对音归为「二合」,认为是用来对译外国语的复辅音(Sofronov 1966:151)。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对音资料所依据的汉语方言的音韵系统,我们将会获得不同的结论。如同前述,汉语方言有鼻化浊塞音 mb-, nd-, ndž-, ŋg-, 而没有普通的 b-, d-, dž-, g-, 我们可以设想当时的汉

人习惯于发鼻化的浊声母；汉语方言有 ts-, tsh-, ts̃-, tsh̃-, 而无 dz-, dź-, 所以说汉语的人可能在发西夏语的 dz-, dź-时会有困难。理论上，声母 ndz-, ndź-很容易用来取代 dz-和 dź-, 可是汉语方言并没有 ndz-, (而有 ndź-, 而汉语的 ndź-也的确用于对译西夏字的 dź-)。以尼(ndź-)字开头，后面接 ts-声母字(如尼卒、尼精等)的双音节对音是为了教汉人学西夏语时能够发 dz-音而想出来的办法。而《掌中珠》毕竟是一本教汉人西夏语，教西夏人汉语的语言手册。只有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才能了解使用这种方式的对音真正的理由。

「尼卒、尼精」这样的双音节对音，未必就是要转写西夏语 ndz-一类的复声母，这一点也可以从另一件事得到印证，就是说写同样的音时，「尼」字并不是绝对必要的。有一些在汉字精(ts-)母字或从(dz > tsh)母字旁的例子只是加辅助符号表示该字读浊音。例如：

| 汉字对音 | 西夏字以及索孚洛诺夫的构拟    |
|------|------------------|
| °精   | 𐰇 ndzɿe (珠 031)  |
|      | 𐰈 ndzɿe (珠 053)  |
| 精    | 𐰉 ndzɿe (珠 334)  |
|      | 𐰊 ndzɿe (珠 302)  |
|      | 𐰋 ndza (珠 225)   |
| 嘑    | 𐰌 ndzau (珠 346)  |
|      | 𐰍 ndzɿə (珠 342)  |
| 。藏   | 𐰎 ndzwon (珠 196) |

根据索孚洛诺夫(1968:I,72)的观察，区别符号“◌◌”表示将清塞擦音 ts-修饰为 dz-。这个应该是正确的解释。既然这些加了区别符号的字与复式对音「尼精」和「尼卒」等，可以表示的相同声母类，<sup>7</sup> 因此所有这些西夏字可以视为拥有相同声母 dz-。

总而言之，以前构拟为 mb-, nd-, ŋg-, ndz-, ndź-的字事实上就是 b-, d-, g-, dz-, dź-。就类型学的观点而言，构拟为浊音比鼻化塞音和擦音更适合些，因为书面缅甸语、书面藏语和古汉语都有相同的系统。早期西夏语的汉语借词对应如下：

<sup>7</sup> 例如，第一个字𐰇在《掌中珠》既对译为「°精」(珠 031)，又对译为「尼精」(珠 086, 095)；第三个字𐰉对译为「精」(珠 334)「尼井」(珠 113)；而第四个字𐰊对译为「精」(珠 302)、「精」(珠 321)、「尼精」(珠 284)和「尼责」(珠 292)。

| 汉语 |     | 西夏语 |
|----|-----|-----|
| 帮  | p-  | p-  |
| 滂  | ph- | ph- |
| 并  | b-  | b-  |
| 明  | m-  | m-  |

只有稍后在西北汉语方言发生音韵变化，对应才改变如下：

| 汉语 |          | 西夏语 |
|----|----------|-----|
| 並  | b- > ph- | ph- |
| 明  | m- > mb- | b-  |

后者和 1190 年的《掌中珠》对音系统一致。早期借词发生在汉语浊声母清音化之前，而且不晚于公元 857 年之后；因为在这一年之前的文件，我们已经发现了浊音清化的现象。<sup>8</sup>

以下为早期和后期的借词。<sup>9</sup>

#### 早期的借词

汉语 並 b-：西夏语 b-

汉 槃 buân

夏 𪎭 ban

汉 败 bwai

夏 𪎭 bei

汉 蒲 buo

夏 𪎭 bu

汉 钹 buât

夏 𪎭 bą

#### 后期的借词

汉语 並 b- > ph-：西夏语 ph-

汉 槃 buân 「涅槃」

夏 𪎭 phan 「鷄𪎭」

汉 稗 bai

夏 𪎭 phêi

汉 婢 bjię

夏 𪎭 phi

汉 泊 bak

夏 𪎭 pho

汉语 明 m-：西夏语 m-

汉 舞 mju

夏 𪎭 mu

汉 茺 mju 「茺莧」

汉语 明 m- > mb-：西夏语 b-

汉 猫 mau

夏 𪎭 biou

汉 帽 mäu

<sup>8</sup> 请参阅罗常培 (1933:15ff)。

<sup>9</sup> 汉语对音根据高本汉所构拟的上古汉语，以及由李方桂 (1971:4ff) 所提议的修正而来。西夏语是用索孚洛诺夫所构拟的资料。我只是将鼻化的浊塞音和浊擦塞音用普通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代替而已。

夏 𦵑 mǎ 「𦵑𦵑」  
 汉 糜 mjwię  
 夏 𦵑 mǐn  
 汉 毛 mâu  
 夏 𦵑 mǐa

汉语 定 d-: 西夏语 d-  
 汉 地 dī 「地狱」  
 夏 𦵑 dǐę 「𦵑𦵑」  
 汉 桃 dāu  
 夏 茅 do  
 汉 读 duk  
 夏 𦵑 do  
 汉 豆 dǒu  
 夏 𦵑 dwu

汉语 泥 n-: 西夏语 n-  
 汉 南 nām  
 夏 𦵑 na  
 汉 脓 nuong  
 夏 𦵑 nwi  
 汉 脑 nāu  
 夏 𦵑 no

汉语 群 g-: 西夏语 g-  
 汉 渠 giwo  
 夏 𦵑 giu  
 汉 强 giang  
 夏 𦵑 gion  
 汉 具 giu  
 夏 𦵑 giu

汉语 疑 ŋ-: 西夏语 ŋ-<sup>10</sup>  
 汉 卧 nguâ  
 夏 𦵑 ngiǎ<sup>11</sup>

夏 𦵑 ba  
 汉 墓 muo  
 夏 𦵑 bu  
 汉 袜 muât 「袜肚」  
 夏 𦵑 bō 「𦵑𦵑」

汉语 定 d->th-: 西夏语 th-  
 汉 地 dī  
 夏 𦵑 thi  
 汉 大 dāi  
 夏 𦵑 tha  
 汉 同 dung  
 夏 𦵑 thu  
 汉 笛 diek  
 夏 𦵑 thi

汉语 泥 n->nd-: 西夏语 d-  
 汉 奴 nuo  
 夏 𦵑 du  
 汉 涅 niet 「涅槃」  
 夏 𦵑 dǐę 「𦵑𦵑」

汉语 群 g->kh-: 西夏语 kh-  
 汉 竭 giât 「么竭」  
 夏 𦵑 kha 「𦵑𦵑」  
 汉 强 giang  
 夏 𦵑 khion

汉语 疑 ŋ->ng-: Tangut g-<sup>10</sup>  
 汉 𦵑 ngiet  
 夏 𦵑 giwe

<sup>10</sup> 索孚洛诺夫将这两组都拟音为ŋ-。我根据他的讨论(上引书p.102f)区分为ŋ-和g-。

<sup>11</sup> 这个字的反切下字是𦵑 tshjwǎ, 因此正确的拟音应该是 ngiǎ。